

渡

书的信仰

思想卷

从此岸到彼岸，阅读为你摆渡。

▼

托克维尔

张其成

陈鹤

俞可平

熊培云

徐之木

林国民

新京报 / 编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渡

书的信仰

思想卷

新京报 / 编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渡：书的信仰（思想卷） / 新京报编著.

—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4

ISBN 978-7-5117-2004-7

I. ①渡… II. ①新… III. ①书评—中国—现代—选集 IV. ①G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11935号

渡：书的信仰（思想卷）

出版人：刘明清

出版统筹：贾宇琰

特邀编辑：朱桂英

责任编辑：李小燕

责任印制：尹 珺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鸿儒大厦B座（100044）

电 话：（010）52612345（总编室）（010）52612340（编辑部）

（010）52612316（发行部）（010）52612315（网络销售）

（010）52612346（馆配部）（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传 真：（010）6651583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143毫米×210毫米 32开

印 张：8印张

版 次：2014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29.80元

网 址：www.cctphome.com

邮 箱：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中央编译出版社（ID:cctphome）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前言】

渡：希望之书

很多朋友对我说，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时代，因为越来越多的人不读书了。每当听到这样的话，我总会笑着回答：“我不是还在读书吗？你家里不读的书，都送给我吧！”然后，朋友便也笑了，接下来又会说：“不，我舍不得。我还要留着读呢！”

你看，在读书上，这并不是一个令人绝望的时代。事实上，很多人依然热爱阅读，书之于生活，也依然是阳光、空气和水。

不绝望，才会有希望。有希望，才会有未来。在希望与未来之间，我们需要为每一个热爱读书的人，“渡”一个方向，“渡”一条道路，“渡”一种信仰，“渡”一份美好。你在世界的这头，我在世界的那头，“渡”让彼此拥有了整个世界，而“希望之书”则让“渡”成为可能，也让“渡”本身成了一种对书的美好信仰。

伴随着《新京报》的这10年里，《新京报·书评周刊》为读者“渡”的好书不胜枚举，很多人正是通过它感受到阅读的魅力，重新捧起一本本书，享受缕缕沁人心脾的书香，从雾霾沉沉的此世界，“渡”自己到清风明月的彼世界，给自己一份自由呼吸的权利，也给自己一份沐浴心灵的安宁。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文学卷、思想卷，只是近三年来《新京报·书评周刊》发表的极少一部分封面报道文章，文学卷里的所罗门·诺瑟普、托尔金、爱丽丝·门罗、谢默斯·希尼、黄永

玉、薛忆沔、余华、莫言、陈忠实、彼得·海斯勒、木心、特朗斯特罗姆、王安忆、马尔克斯这14位文学家，思想卷里的麦克法兰、周其仁、梁漱溟、王阳明、朱大可、沈志华、李零、托克维尔、张英洪、贺麟、俞可平、熊培云、金克木、林怀民这14位思想家，也只不过是极少一部分我们曾经关注过的引“渡”人。但是，他们来过，闪亮过。

这些文学家、思想家，在人类群星璀璨的天空里，虽然很可能只是一颗颗小小的流星，但是，读一读他们的故事，品一品他们的思想，至少可以让你“渡”一段小小的美好时光，到雾霾之外的清新世界里去。你可以不认同他们的故事，更可以不认同他们的思想，不过，通过和他们的心灵对话，你一定能收获一份思想操练的健康，一份精神充实的饱满。这就足够了。一本薄薄的小书所能创造的价值，本来就很有限，我们也不梦想它能做到更多。更多的东西，在梦之外，它不属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只属于神格外眷顾的仙境。

我的好友、国家阅读工程形象大使朱永新教授曾说：“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发育史，就是它的阅读史。”我非常认同。在很多人精神发育不全的今天，在中国国民性同样精神发育不全的今天，捧起一本书来，从此岸“渡”向彼岸，从绝望“渡”向希望，正是此刻的我们需要做的。所以，你还等什么呢？打开书，“渡”吧，给自己一个全新的世界。

曹保印

2014年3月12日

目 录

- 01 麦克法兰 2
你够现代吗？
- 02 周其仁 22
一个人的“城乡中国”
- 03 梁漱溟 44
行动的儒家
- 04 王阳明 68
此心光明
- 05 朱大可 82
批评家的迷津
- 06 沈志华 104
在档案中勘探历史的真相

- 07 李零 116
 演《易》
- 08 托克维尔 130
 一本老书的突然走红
- 09 张英洪 150
 悯农
- 10 贺麟 168
 贺麟的精神遗赠
- 11 俞可平 192
 敬畏民意
- 12 熊培云 212
 村庄
- 13 金克木 222
 轻与重
- 14 林怀民 238
 信仰舞蹈

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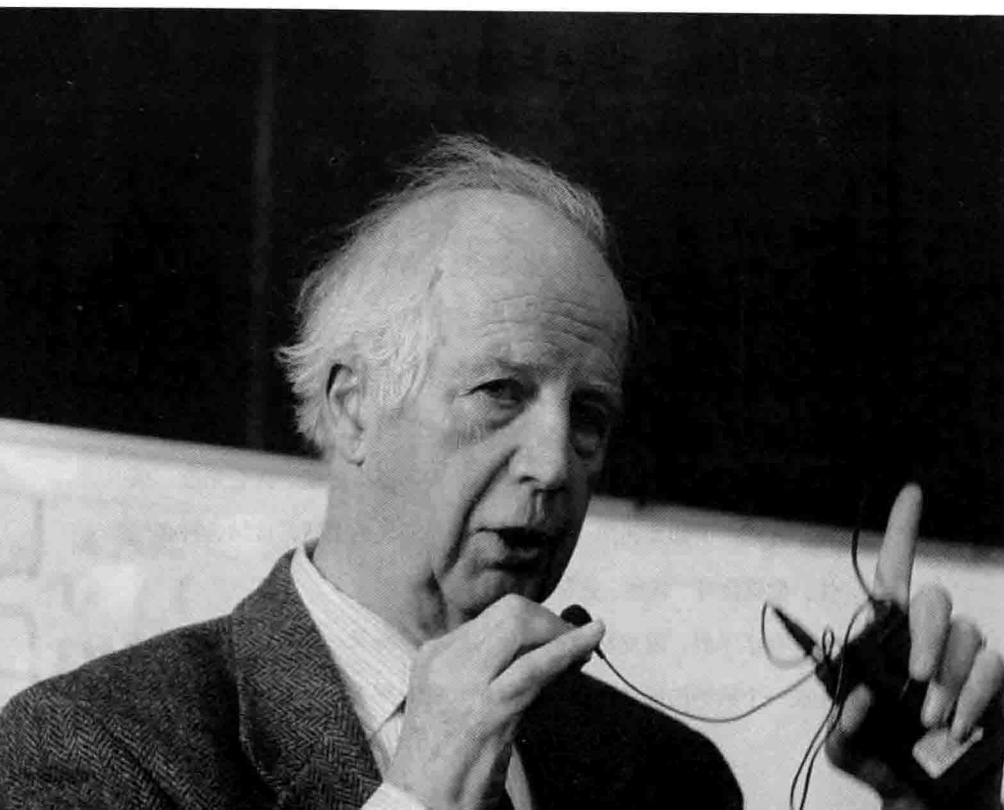
思想卷

01

麦克法兰

你够现代吗？

剑桥大学人类学家麦克法兰专为中国读者写了一本《现代世界的诞生》，通过描绘现代化过程中英格兰的形象，为中国读者树立一面清亮的镜子，提供反思与憧憬的可能性。与此同时，英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阿兰·贝利于近期在中国出版了他的同名书籍《现代世界的诞生》，从全球史的角度叙述现代世界的形塑过程。



非黑即白的世界观是孩子气的

4

历史的丰饶：一经洞察，大吃一惊

大多数人听到艾伦·麦克法兰这个名字，估计首先会想到他写的那本畅销书《给莉莉的信》。

书中的麦克法兰，是一个睿智有趣的老爷爷，他耐心地帮助孙辈在自我与世界之间达成一种进退有度的关系：世界令人迷乱，但理解迷乱并将其当作现实，多少会让人不那么迷乱。人会焦虑、孤独、迷茫，但如果迷茫与挣扎被认为是必然的遭遇，接纳这种必然性，你就会与“孤独、迷茫”和解。

在学术界，麦克法兰的名字伴随着一圈又一圈荡漾着的争议站立成一个独特的孤岛。他是兴致勃勃的观察者，剑走偏锋的侠客式

一
波
一

讲述者，在他的作品里，没有倚靠理论的周全雅正，也没有“造深渊，升堂奥”的孤绝之气，他所擅长的，是钩沉传奇，然后带着浓郁的个人兴味，以寻常话语娓娓道来，《玻璃的世界》、《茶叶的故事》都是这样的作品，使得读者可以借助一种特定的物质穿越古今，迅速探看历史的变迁。

麦克法兰的父母是印度北部阿萨姆的茶叶种植者，他成长于斯，然后在牛津大学获得历史学位，当同学们用香槟庆祝通过结业考试时，他闷闷不乐地躲进了图书馆，想要寻找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被他找到的是巫术，他首次研究作品，即是关于都铎和斯图亚特时代英格兰的巫术。

在研究巫术的过程中，他发现英格兰的巫术很不一样，很端庄，没有淫乱；很饱足，没有饕餮之欲或是杀人越货；很独立，女巫们都是单独行动的。之后他又研究同一时期英格兰的婚姻情况，发现彼时英格兰的婚姻模式就很现代，由个人独立选择，追求爱情。按照他此前的历史训练，中世纪的英格兰应该是黑暗的，没有人性的，充满奴役的，与当下生活有着巨大的差异，却没想到，他在史料中遇见的英格兰，很特别，很摩登。

一个意味深长的研究细节是这样的：麦克法兰涉猎了一批17世纪的日记，其中包括一位神职人员拉尔夫·乔斯林的日记，他惊讶地发现，拉尔夫非常现代，他的家庭生活、对子女的态度、经济焦虑，都是艾伦自己非常熟悉的模式，他的动机和行为，简直与现代人亲密无间。“一经洞察，我不由得大吃一惊，与大学教给我的

东西截然相反，与我的许多老师和同事所接受的公认知识也完全不同”。

1978年写成的《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是最能体现麦克法兰的“侠客”气质的。在那部书中，他认为很多历史学家其实是以论代史，按照某种理论框架（往往是来自学术权威的），预先建立了自己对历史的猜想，然后找证据来证实自己的猜想。而他自己则从研究13—17世纪英格兰的档案中发现，所谓的“农民社会”，根本就不是历史学家说的那样，没有那么贫穷落后，那么热土难离，也没有那么父权至上，相反，它有私有产权，有平衡而开放的政治制度，有自由与平等。

6

《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出版后，当时有学者发表书评说，如果麦克法兰是对的，那么他就是历史学界的爱因斯坦，那位学者同时很淡定地说，不过麦克法兰显然不是对的，因此大家不用改弦更张。只是，几十年过去了，史学家已经广泛认同了麦克法兰的观点。

麦克法兰非常享受自己这种“一经洞察，大吃一惊”，他说，自己的整个学术历程，不是在象牙塔中建立一个学术宝座，而是与更多人分享自己的惊奇和兴奋。

观察者的行动：为现代性拼一副七巧板

—
渡
—

麦克法兰是一个典型的苏格兰姓氏。知道这一点，也许可以获

得理解他所谓的“现代”的一个隐秘的线索。在未完全展开对现代的诠释之前，我们可以在理论的略嫌抽象的层面探测一下这个词，首先，是马克斯·韦伯的声音，他说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工具理性的扩张，现代意味着，社会发展的过程不是其自发演进的，而是人制定了目标，有意识地推进的，目标的制定、达到目标的手段以及过程，都渗透了人的理性。这样的表述，让人很容易嗅到法国启蒙运动的气息。

但苏格兰有自己特殊的启蒙传统，苏格兰的学者们，比如大卫·休谟、亚当·斯密、亚当·弗格森、约翰·米勒等，他们并不相信理性有能力创造出完全合乎理性的社会，人的理性（或者说理性的人）本就是与其自身所在的文明相互塑造成长的，理性不能跳出自己所在的文明创造另一个文明，社会进步必须以传统以人性为基础。无限放大理性的作用，在启蒙时代对人有解缚之功，但无助于深入理解世界。麦克法兰对此熟稔于心，在他的书中，他也如休谟、斯密那样，依恃人性的特质来解释社会生活。

在成为一个人类学家之前，麦克法兰一直在寻找一个体系，可以整合关于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且可以解释人生存的价值与意义。他也开玩笑说，自己是一边秘密地寻找这样的体系，一边研究历史，然后迎面撞上了人类学。

而在他眼中，人类学所提供的最大的贡献是，让其他领域的学者意识到，人类的文化状态，源自人最自然的本性、文明的类型，最初是源于人对行动模式的偶然选择。他所欣赏的历史观是这样

的：“一切历史研究的最重要的理由，必须是它可以提高我们的自觉，使我们能够透视地看待自己，帮助我们通过自我认知而迈向更加自由的境界。”

所以，麦克法兰的现代，从表面看，是一种生活方式：有尊严地生活，自由而体面地追求财富，张扬个人风格，追求爱情，珍视友情，要求个人权利得以确立与保障，有超越此时此地的历史感与价值感。其根基是，自由的、有独立思想的、能为自己的行动承担责任的个体。

那么这样的人是如何产生的？麦克法兰所遇到的分析困境在于，人与其所在的社会不能相互剥离，人与社会有一种有趣的对应关系，有怎样的人，就有怎样的社会；有怎样的社会，就有怎样的人，此二者如一枚硬币的两面。

这个困境，在他如侦探般追索英国个人主义起源时就撞见了，他的解决方式是承认与理解：恰巧有英国这样一个社会，产生了英国式的个人主义，这个文明的立足之本，是个人，仅凭个人串联着相互分立的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宗教领域、政治领域，每个个体都是社会的完整缩影，都有其内在的权利和责任。

以英格兰为例，从一个农耕世界变成一个工业世界，是一组相互关联的特点导致的结果，经济、法律、政治、文化等，每一个特点都必不可少，但是任何特点都不是现代性的十足起因，麦克法兰努力做的，就是把这些特点之间的关系摆正确。

现代性的秘密：一种精神气质

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有一本书，叫作“现代”。他说，现代世界是从1919年5月29日开始的，因为在这一天，人们拍下了日食照片，证实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而此前统治世界几百年的牛顿的经典力学，在量子物理学面前低下了头。相对论以及与之相关的偶然性，闯入人们的头脑，影响人们对世界进程的看法，以及对宇宙的看法。

那是关于现代的另一传奇，一个气势非凡的理念撞击了人们的头脑，使得人不得不成为现代人。在麦克法兰的讲述中，一个现代人的养成，需要缓慢的嬗变的过程，追索那些湮没于历史深处的变因，同样令人激动。

“我在英格兰发现其早期踪迹的现代性，是一种道德上的模棱两可和相对主义”，麦克法兰所谓的道德上的相对主义，正是莎士比亚塑造的那种人物形象：性格复杂矛盾，天堂和地狱时隐时现，互相冲突，才能与邪恶、天资与情欲相互作用，在一定的情势下，人的品德可以变成邪恶，善良可以变成软弱。而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在近400年之后，通过斯坦福监狱实验才正式宣告，在特定的情境中，好人可以变成恶魔。

善与恶相互依存，甚至相互滋养，在经济学家伯纳德·麦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中则构成了这样的图景：“细看个人皆是邪恶附体，聚集成众后却成福地。”人类能够通过理性和自我否定而获

得真正的美德，但这些都不是社会的基础，相反，此世之恶（包括道德和天性上的），才使人成为了社会动物，人的私利与七情六欲构成了自然的社会资源的分配机制。这正是“私人的恶德，公众的利益”。

麦克法兰认为，单向度地追求善，或者涉足私人生活，要求私人的善与公共的善合二为一，都是孩子气的，要承认善恶的相对性，迫使人在契约关系中追求公共的善。而追求私利，首先要恰如其分地认识自我，并且辨析出真正有利于自我的利益与欲想，则诞生出了一整套教育逻辑及日常方式，鼓励个人风格，鼓励个体认识自我、承担自我、实现自我。

10

和韦伯一样，麦克法兰也探入了宗教的内部，发现其中的一股潜流：基督教是首位的，修道院组织代替了家庭，使得个人与家庭分离，各人要背负自己的十字架，“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马太福音）”，如此，社会则实现了去“家庭化”。

而英国又与其他基督教国家不同，在历史上突然出现了一个为了离婚而与罗马教廷决裂的君主（亨利八世），他使自己成为英国的最高领袖。在一本由美国历史学家克雷顿·罗伯茨等撰写的《英国史》中，他们用略带调侃的语调写道：

—
渡
—

如果没有亨利为了跟自己不喜欢的妻子凯瑟琳离婚，不惜与罗马教廷决裂，那么英国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新教国家。如果克伦威尔没有劝说亨利使用议会作为离婚的工具，那么议会制